

创刊词

有热心同学帮忙，建了一个微信平台让我胡扯，但是我自忖并没有推陈出新不断写文章的笔力，于是先写下一篇“创刊词”凑数。原来大家写高考作文总喜欢加个“题记”凑行数（尤其是那些粉苏轼粉曹雪芹粉纳兰性德的文艺小姑娘高分作文），如果写到最后没到八百，那就机智地写个“后记”。“这篇”创刊词“，说来惭愧，和”题记“的作用完全一样。

我小时候有不少理想。据说我五岁的时候想当考古学家，被父母以“在古人墓葬现场可能会闹鬼”的怪力乱神的恐吓吓退。然后我又嚷着要做大军事家，虽然当时小学军训我连齐步走都经常顺拐。后来仔细想想，军事家实在不好当。小军事家比大军事家多太多，并且经常被大军事家消灭。大军事家则经常被瘟疫，装备，自己国家的皇帝元首乃至宦官，以及俄罗斯的恶劣天气消灭。所以我明智地放弃了军事家的理想。此外还有历史学家，诗人乃至教育家的梦想，也纷纷胎死腹中。倒是小时候想当科学家，而长大了真的变成了物理PhD，聊以自慰。以后如何，也未可知。

在各种早夭的梦想里面，存活较久的一个叫做“作家”。我从小对于语文老师当众阅读我的作文有一种魔性的渴望，并且一心想当个小说家。初一看了围城与三重门，也准备写一本沉郁而幽默的小说，但是是关于小学和初中的日常生活，所以现在回头看去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故作深沉和油腔滑调。高中时看了几本王小波，以及他推荐的作家（他特别喜欢推荐中文翻译是四个字的作家，比如卡尔维诺，博尔赫斯，尤瑟纳尔……），感觉这样的小说有趣得多，不过自己写起来太累，构思情节和时间线索，再注入些玄而又玄的想法，就连短篇小说也像是在建造具体而微的城堡。而打油式小说就简单得多，仿佛是铺一条柏油路，压路机轰隆隆碾过去就好。然而毕竟是个懒人，所以就连打油的《靛紫系演义》也半途而废。开头为了好玩，名字直接用周围同学的外号，结果外人读起来奇怪（比如有个主角名字叫“铁帽王”），熟人们又坚决要求以他们命名的角色只有优点。如果真这么写下去，简直就是一大堆顶着诡异名字的同学演一出高大全红专的样板戏……想到如果以写小说为职业，为了赚钱或按时交稿，难免绞尽脑汁写些自己不想看的东西，小说家这个梦想也就无趣了起来。

小时候想当作家，还因为文艺中年父亲大人神奇地为我灌输了“只有读书高”的旧时文人观念。当时虽然没读过几本书，但是坚持认为读书人比别人有趣乃至高尚一点，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，则义理不交于胸中，对镜觉面目可憎，向人亦语言无味。”可能小时候还崇尚清贫书生的生活，当然现在已经彻底沦为了“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”。当时先后看了不少梁实秋和鲁迅的书。这两个人吵个不休，连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”都骂出来，不过本质上都是文人。所谓文人，就是坚信自己的文化与文采使自己高于他人和/或有义务帮助他人的旧时知识分子。（小学说明文常用手法之一：下定义）然后看了些其他中国的散文，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乃至余秋雨，都是文人。大体来看，文革后出生的许多人文章虽然写得也好，却不把自己当做文人了。从王小波到韩寒（我为什么总举这几个人？因为我没怎么看过别人写的文章……），再到博客人人朋友圈的文章，有些人写字怡情，有些人写字糊口，说说道理，发发脾气，很少有人摆文人的架子了。我小时候以文人自居，现在早就清醒过来，既然事实上混然众人，何必装作头顶昭昭天命。

如上所述，我小时候想当作家，是因为既想当小说家，又想做个文人。而今我对两种身份都没兴趣，却仍然隔三差五想写篇文章哗众取宠，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做这件事。正如不少人想做物理，是因为小时候觉得物理学家们很有趣，对人家的生活心向往之；只有觉得物理本身有趣的人，才会最终投身搭chamber发paper的伟大事业。于是我决定建一个微信号专门写文章，以避免自己忘了这个爱好。每周更新颇有难度，前几个月只好拿过去的文章充数。

六年级时写字，“一艘”两个字写得太胖了，老爸看到说：“我一眼看成了‘一舟叟’，还以为是一船老头。”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决定拿它做个笔名。脑补一下淡墨山水之中，几个老头乘舟溯江而下，周围木叶零落，岸上几间村舍，真是幅平淡无奇的国画。所以你能猜到，当初选它来做笔名时

，我正在做着“文人”的梦。而今文章写得这么油滑，那一船老头一定很不高兴。反正名字只是代号，不管他，我自写自的。